

## 近代名医精华

## 王 仲 奇 治 疗 肺 癆 咯 血 案

舒 萌 达 整 理

王仲奇先生(1881~1945年),安徽歙县人,近代名医。其曾祖履中公为清朝道光年间名医程思敏弟子,《歙县志》云其“名著江浙皖赣间。”其父养涵公,医名更盛,《歙县志》云其“专精医术,远近求医者咸归之,称新安王氏医学。”仲奇先生幼承家学,勤求古训,博采诸家,学识愈丰。1903年悬壶乡里,屡起沉痾。1923年迁居上海,尽管隐牌限诊内科杂证,仍求之盈门,无暇著述。至45年抗战胜利,先生欣喜之至,不幸猝中而逝,所遗无多。仲奇先生医术精湛,立法用药,自出机杼,名医程门雪先生对其推崇备至。先生部分医案系亲笔遗墨,既见医道之精,亦观其书法之功,难怪近代金石书画大师黄宾虹先生赞之曰:“仲奇的处方笺,笔精墨良书法好,本身还是一件美术品。”近闻先生后人已将其医案整理交安徽出版,实为医界幸事。本数则医案为先生之子王弼之同志提供尚未收入彼书者,均系仲奇先生亲笔所书,笔者试将原文整理圈点,以飨读者。

**案一:**某女。胞脉属心通脑,喉鼻为呼吸出入之道,亦上通于脑。孕育多胎,又曾崩漏,胞脉有亏,冲海失摄,心气弗宁,脑力亦弱。经来缠绵日多,适来之际,往往欠适,痰唾甚多,鸡鸣平旦寝汗至颈而止,舌淡寡味,头眩身热,昼轻夜甚,甚至血亦逆流而上。脉濡滑。治以镇摄冲海、宁心清脑可也。

炒香白薇9克,煅龙齿12克,白蒺藜9克,海蛤粉9克,茯神12克,金钗斛9克,麻黄根3克,凌霄花6克,浮小麦9克,地骨皮9克,青蒿9克。

**案二:**经来适断,心气失宁,血乃逆流而上,悠然咯血殷红,盈口而出。血来喉系鸣响,

稍有呛咳,喉间自闻有血腥气味。足肢清厥,脉濡滑微弦。治以清和可也。

海蛤粉9克,炒茜根6克,茯苓9克,煅紫贝齿12克,丝瓜络9克,紫菀4.5克,凌霄花6克,炒蒲黄6克,山茶花4.5克,丹参6克,炒小蓟6克,藕节12克,白茅花(包)6克。

**案三:**少阴循喉,喉鼻为呼吸出入之道,上通于脑。心气失宁,喉腔弗清,咯血或盈口而出,或与痰相杂,或见鼻红,气冲呛咳,喉系鸣响,热升颧赤。然脉来尚静。治以清和可也。

生地黄12克,凌霄花6克,炒香白薇9克,茯苓12克,海蛤粉9克,山茶花3克,旱莲草9克,丝瓜络9克,藕节12克,鹿衔草9克,炒茜根6克,白茅花(包)9克。

**案四:**劳神勃怒,心气弗宁,血乃逆流于上,并气上逆,咳呛又复失血。头眩昏蒙,面部赤热,腰俞作痠,夜眠失安。脉扎数。宁心清络可也。

生地黄12克,炒茜根6克,茯苓12克,炒大蓟9克,丝瓜络9克,凌霄花6克,炒续断6克,鹿衔草9克,海蛤粉9克,玉苏子6克,仙鹤草6克,炒香白薇9克,玫瑰花2朵。

**案五:**心气失宁,脑筋宗脉弗静,头眩,山根痠胀,劳辄心悸,胸闷气抑。前曾咯血数口。脉滑而弦。治以宁心清脑可也。

煅龙齿12克,夏枯草9克,丹参6克,茯苓9克,金钗斛9克,炒地榆9克,白蒺藜9克,炒茜根6克,煅石决明9克,凌霄花6克,丝瓜络9克,鸡冠花6克。

**案六:**肾主五液,自入为唾,其脉循喉为呼吸出入之道、声音之路。肾与心气相通,

流而上，倏然咯血多口，音欠清亮。脉濡滑而弦。心藏神、主血脉，其用为思。神思失宁，清空弗清，喉鼻为呼吸出入之道，原上通于脑。治以清和可也。

海蛤粉9克，凌霄花6克，旱莲草9克，金钗斛9克，炒茜根9克，仙鹤草9克，煅龙齿12克，丝瓜络9克，丹参6克，茯苓9克，炒小蓟6克，山茶花3克，白茅花（包）6克。

**案七：**喉鼻为呼吸出入之道，喜暖恶寒。秋季早晚气寒，卫失卫外，喉腔不清，咳呛，痰中带血，或淡红似血非血。鸡鸣平旦咳甚。脉濡滑。清络益脑卫外可也。

海蛤粉9克，玉苏子6克，炒小蓟6克，川石斛9克，炒茜根6克，仙鹤草9克，凌霄花6克，丝瓜络9克，山茶花3克，鹿衔草9克，白蒺藜9克，藕节12克。

**案八：**喉腔失清，咳呛未罢，痰红黄似血非血，仍未尽弭。脉虚滑微弦。仍以清络益脑卫外、清利喉腔可也。

海蛤粉9克，凌霄花6克，玉苏子6克，川石斛9克，炒茜根6克，甜百合9克，野料豆9克，丝瓜络9克，炙款冬花4.5克，炒小蓟6克，藕节12克，清水炙甘草3克。

**按：**本例患者某女，素体虚弱，胞脉失养，月经不调。中年又罹癆证咯血，精神萎靡，日渐羸瘦，卧床不支。后延请仲奇先生诊治得愈，活八十余岁。偶得本例病案数则，虽不甚连贯，可略窥一斑。仲奇先生治癆求本，不囿常法，方药守中有变，不愧临床大家，令人回味。

先生重辨证求本。诸案明示病因为“胞脉有亏”，病机为“肾亏心亢血易逆流而上”。并非一见咳呛咯血，即从肺论治。其注重整体，可谓特色。

先生善见征察脏。审病症以明五脏之责，从脏腑、经络分析病机。此例咯血伴有“脑力亦弱”，“神思失宁”，“夜眠欠安”，“劳辄心悸”，尤见“山根痠胀”，更确属心系之候。“山根”又名“颡”，古谓望诊心病之征。“热升颡赤”，“鸡鸣平旦寝汗至颈而止”，“头眩昏蒙”，“腰俞作痠”，乃肺肾阴虚之征。“勃怒”，“胸

闷气抑”，“呛咳”，乃肝气之逆。痰热标症见“痰唾甚多”、“喉腔失清”、“血来喉系鸣响”等。

先生注重治脑。案中屡拟益脑、清脑之则，先生谓“脑为髓海，神之宅舍”，心肾之精神与“脑海”有着附丽相生之关系。脑位高巅，诸脏经络均上通之，又为奇恒之府，诸髓之海，与肾上下相对，气血精津上升下行。本案病本在下，见征在上，“脑筋宗脉弗能宁静”，需兼顾而治。先生在案中诸理血药中配佐诸花类之品，质轻气薄，色赤入血又轻升通脑，与镇摄入肾之药相合，清血中伏热，理血中之气，降浊以升清，上下合治，调和阴阳气血之紊乱也。如案三中生地、海蛤、鹿衔草配凌霄花、山茶花、白茅花；案五中龙齿、石决配凌霄花、鸡冠花；案六中龙齿、海蛤、旱莲草配凌霄花、山茶花、白茅花；案八中野料豆、海蛤配凌霄花、款冬花等，均系此类。

先生治血主清和。见本虚标实之血证，分缓急，拟清和为之大法。急重时清热凉血，镇摄冲海，顺调脏气，见案一、案二、案四、案五。缓则轻清宣豁，调达气血。唐容川谓血证“治病之法，上者抑之，必使气不上奔，斯血不上溢。降其肺气，顺其胃气，纳其肾气……至于和法，则为血证之第一良法。”（《血证论·卷一·脉证生死论》）可与先生治法相印证。

先生治血用药轻灵。观诸案用药少寒凉固涩滋腻之品，血药多喜选理血活血之品。每案均用凌霄花。丝瓜络、炒茜根亦为主药。白茅花、山茶花、鸡冠花等亦多采用。先生喜用行血去瘀止血之丹参、白蒺藜、丝瓜络、蒲黄、凌霄花，和止血轻剂山茶花、鸡冠花配茜草、藕节等。众血药大多味辛微寒，既清热止血又防冰伏之弊。白茅花性味甘温，入心摄血；凌霄花酸微寒，祛血中伏火，乃妇人血证良药。先生屡用之，可见其匠心。先生治血方随法守，药随症变。虚火痰热用海蛤粉、款冬花、紫菀；心肾阴虚用白薇、鹿衔草、生地、百合、旱莲草、黑料豆等。案一见寝汗症用麻黄根、浮小麦。案四、案七、案八见勃怒，呛咳，血痰加玉苏子、玫瑰花。诸药配合理血清热之品奏功。